

「千戶」攝影展 觀現代家庭眾生相

作為一個基本單位，家庭就像是「有機生命體」社會中的細胞。通常提起它，多數人腦海中就會立刻浮現出一張和樂融融的全家福。但一個居住空間內若是缺少部分「家庭成員」，甚至可能沒有固定的物理區域，還能被稱之為家嗎？2016香港國際攝影節旗艦展覽「千戶」的十三位參展攝影師，分別從個人、親人、生命、歷史、空間等角度出發，嘗試用影像投射、相片重疊拼湊或多媒體等實驗性的方法去拓寬觀眾對「家」的理解。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偉

「大千世界」是今年香港國際攝影節的大會主題，八月至十一月將陸續推出「千戶」、「聽日你想點」以及「世界新聞攝影」等重點展覽。香港國際攝影節主席高志強表示，所謂「大千世界」雖然是佛學中的宇宙觀，但與旗艦展「千戶」的策展理念遙相呼應。他說：「儘管『大千世界』無邊無際，沒有時間或空間的開端與終結，然而始終由不計其數的『小千世界』組成。有道是『大千世界』無奇不有，就像是社會這個概念裡的每一個家庭，他們可能色彩絢爛，也可能光怪陸離，眾生皆有其自在的一片小天地，那就是『家』。」而「千戶」想體現的正是現代社會中千家萬戶的不同形態，因此13位攝影師拿起相機，透過鏡頭來觀察並捕捉「家」的不同面貌和意義。

民以食為天 相機食咗先

據香港國際攝影節發起人沈嘉豪介紹，「千戶」攝影展大致可以被區分為兩大主體，當觀眾一邁入展廳，自然就會被眼前上千張與食物陳設、進食姿態、用餐環境相關的相片吸引。一堵貼滿照片的牆壁上，不僅有被精心拍攝的中西美食、點心、甜品，還有那最真實、最打動人心的「聚餐」故事。如果每張餐桌都有記憶，他們的腦海中肯定深藏著食客數不盡的嬉笑怒罵、眉目傳情、落淚傷心或激動狂喜。透過吃飯，人們聯絡並分享感情。所以除了滿牆的「食物相」，我們還能見到不少「一圖難盡」的人物關係，例如小心翼翼往孩子嘴裡餵米糊的母親，連吃飯仍摟著愛妻的中年男子，三代同堂熱鬧歡喜的家宴，以及獨自一人捧著麵條的少女，甚至是眼巴巴望著雪條的小兔子。這組來自於「拍住食攝影比賽」中的獲獎及精選作品的圖像，就是「千戶」攝影展的第一部分。

高志強說：「我們希望結合大家日常中最熟悉的食物，來表達港人的心中所想。」在攝影正處於新舊科技交替的年代，隨著智能手機的全面普及，拍照成了每個人記錄生活的日常習慣，坊間流傳一句俗語——「民以食為天，但首先要相機食咗先」。用餐前拍照不是單隱藏著想要「晒幸福」的動機，亦包含了非常多不易察覺的社會關係。如果說逾千張「食飯照」是整場展覽的「前菜」，那麼展覽的第二大主體中，又涵蓋「樂活」、「關愛」、「回憶」三道主菜。「樂活」囊括了家庭相簿中歡快溫馨的場景；「關愛」嘗試探討家人間因而生的束縛、爭執、包容與放手；而「回憶」則濃縮了



淺田政志與其攝影作品《淺田家》。

沈嘉豪與策展人黃啟裕。

劉祖江與他的「一人家庭」系列攝影。

常霖法師作品《家人應該互相包容，而非互相縱容》。



對遠離塵世親人最深切的思念。

家庭中的幸福與衝突

「樂活」呈現的是幸福家庭的影像，熱愛角色扮演日本攝影師淺田政志，每逢家庭重要紀念日，就會租用一個場景，邀家人和一起打扮成消防員、餐廳職員等角色拍照，選擇用幽默的方式記錄人生的重要階段。拍攝過程中淺田政志常常一人身兼多職，不但要負責攝影，又是演員和導演，忙前忙後的他卻不敢保證家人樂在其中。他說：「多數情況下，宣佈攝影結束才是家人最快樂的瞬間。從那一刻開始，大家才能真正享受到拍照的樂趣。因為穿著制服時熱時冷，有時累，有時晒，還會被圍觀，所以只有放下相機家人才真正輕鬆下來，同時產生共完成一件大事的成就感。」在淺田政志心目中，和家人圍坐在一起挑選相片，分享拍照時難忘的瑣事，是促使他想要不斷拍「家庭戲劇照」的最大動力。

除淺田家頗具喜劇色彩的家庭照外，觀眾在「樂活」部分中還能一賞已故攝影大師何藩的經典黑白街景照，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的街道上，孩子們在陽光充沛的小巷中愉快地奔跑。那個年代街道就是家的延伸，鄰居亦是沒有血緣關係的家人，這組珍貴的圖像留住了老日子中的暖意。而內地著名新聞攝影師楊紹明，則用隱形視角抓拍了不少前國家領導人的家庭生活照，鏡頭下的領導們從容自在，享受著天倫之樂。不過在「樂活」區塊中，攝影角度最有趣的還要屬本地攝影師陳國宗，他反客為主，以家庭中的非人類成員視角，如金魚、貓狗去看待家庭生活中的發生點點滴滴，作品極富童趣。

用影像壓縮的大象

《拍住食攝影比賽》最佳系列作品獲得主黎浩賢要求被拍攝對象採用最直白的方式——細綁去表達他們之間的愛與束縛。女性攝影



陳的攝影與天花板的黑白相片。

師陳冰用裝滿舊物的藍色塑料袋、照片、動態投影來展現她與母親之間相互拉鋸又不忍分離的複雜關係。知名商業攝影師朱德華，先把自己的相片印在透明膠片上，再分別將其與七位家庭成員的面孔重疊，代表緊密血緣關係中的相似與區別。而自視為電腦人的劉祖江則拋開家庭中的「核心」——人，企圖用三位「一人家庭」主人的物件展現出他們各自的生活狀況。當記者問及劉祖江為何為「一人家庭」，他回答道：「就拿我拍攝的三個家庭來說，一位是兒女不在身邊，已離婚的家庭主婦，她長期獨自居住。一位是從荷蘭『回流』的中年女子，家人都在荷蘭，雖沒有在香港長住的打算，卻一直住了下來。最後一位是我的一位攝影師朋友，他和妻子分開後，自己一人生活。」

「對他們而言家是一種功能性的存在，家中僅陳列對他們而言最重要的東西。但回過頭想想，現代社會中就算住在一起的人也可能各自在房間做自己的事，和『一人家庭』到底有多大的分別？」劉祖江提到自己未來仍希望延續「一人家庭」這個攝影主題。但由於要踏足他人的私密空間進行拍攝，「所以在創作前必須要與被拍攝家庭的主人建立信任關係」，在劉祖江看來，這也是該系列攝影最大的難度所在。「關愛」區的最後一部分，是常霖法師將「家庭」這一概念的徹底昇華。他把對親屬的愛推展至眾生，包括去愛一花一草，一石一木。廣闊的宇宙在法師眼裡同屬一個大家庭。與劉祖江一樣，常霖法師也認為若身心協調，獨身也是一個完整的家，否則即便和他人組成了家，也未必完整和諧，他特意將把攝影印製在鐵片上，置於自然環境當中，靜待日曬雨淋對在鐵板上留下痕跡，寓意歷經塵世磨礪後，生命中不容執著的洗禮。

展覽的尾聲名為「回憶」，可以說是個裝滿攝影師們懷念的「大匣子」。劉智聰在本地的廢棄建築中尋覓覓，發掘被遺留的家庭舊物並拍下來，與二手市場淘回來的老相片一起裝幀，製成家庭相簿，為回憶存檔。蔡旭威刻畫的香港洗盡鉛華，無聲無息。他用孤獨的救生圈、斷裂的大橋、無人居住的樓房，一次次提問：時至今日「家」是否仍具有連結人的功能，又是不是一個救命的港灣。陳的把黑白照片投影在展廳的天花板上，觀眾只能逐個進入暗房，躺在鋪著白色床單的鐵床上，聽著雪糕車所發出的音樂，仰頭觀賞。沈嘉豪認為，陳的是將自己對父親的回憶，全部壓縮在了這個空間裡。而劉天麟則從兩個角度審視不同人回憶。在「回歸」系列中，他展現出對末期病人的關懷，為難以離開老人院或醫院的老人家製作巨型背景板，完成他們在憧憬之地與家人合影的心願。在「淡」系列中，他又刻意讓人物失焦，為觀眾營造時間的流逝感受。劉天麟說：「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在消失，只是所處的時間軸位置不同而已。希望人們徘徊在兩組作品之間，能夠珍惜眼前人。」倘若一張相片能概括一場展覽，「千戶」應該是張合影，一張伴侶親子關係變化萬千的新型家庭的眾生相。

江蘇省書法院年度學術提名展 青年藝術家書作各展特色

（香港文匯報記者 賀鵬飛）江蘇省書法院舉辦之「年度學術提名展·行草篇」現正在南京宣和美術館舉行，本次展覽旨在推動書法創作的本體研究，所展出的三位青年書法家的作品被認為代表了當今江蘇青年一代行草創作的最高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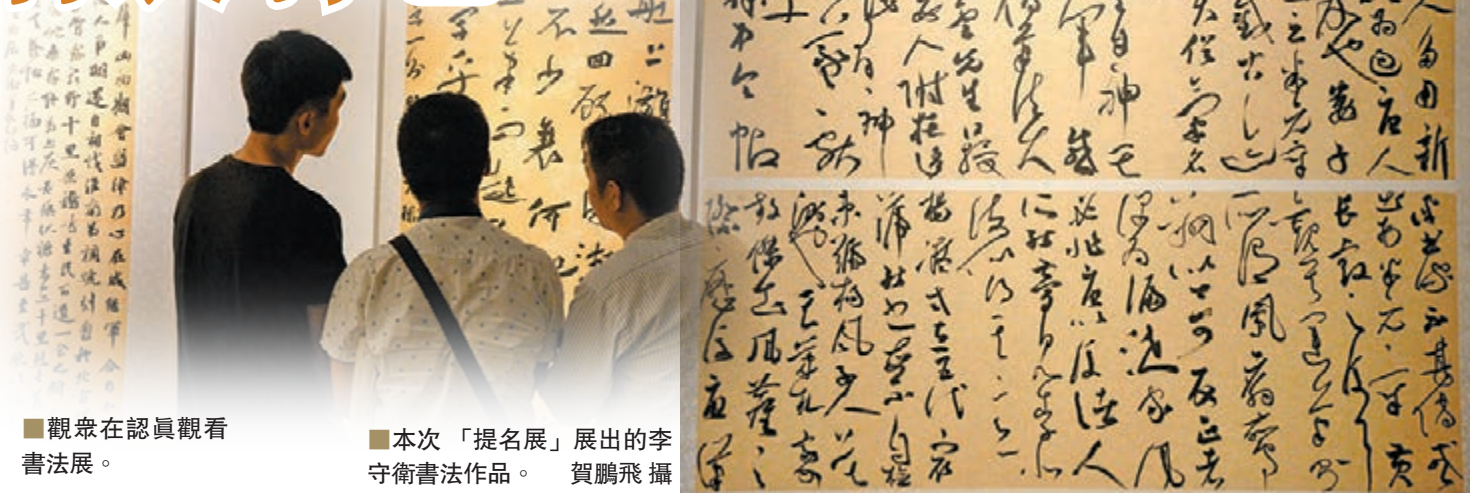
江蘇省書法院「年度學術提名展」是由該院打造的一個書法學術展覽品牌。展覽重視學術、提倡多元。江蘇省書法院院長、江蘇省書法家協會副主席李嘯表示，「提名展」不確定次數，着重每次展覽的學術質量，提名作者都要具備鮮明的個人創作風格和學術主張，並在每次展覽的組成群體中都要極力避免書風雷同、觀念雷同的現象。目的是通過綜合的展覽、評論和學術研討活動，繁榮書法創作，促進書學研究。

本次入選「提名展」的是三位「70後」書法家——許達、紀松、李守衛，三人皆是近幾年在江蘇乃至全國書壇聲名鵬起的後起之秀，且都擅長行草創作，作品均大量入選各類書法展並獲獎眾多。李嘯指出，行草書創作是江蘇書法創作的優勢項目，歷來名家輩出。許達、紀松、李守衛三人是當今江蘇行草書創作的佼佼者，作品

各有特色，可謂代表了當今江蘇青年書法家行草創作的最高水平。

著名書法家、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言恭達也稱讚本次「提名展」展出的作品「很養眼，更養心」，並認為許達、紀松、李守衛三位「70後」雖然作品各具特色，但身上共同擁有對中國書法和文化的的人文情懷。言恭達強調，中國經過30多年的書法熱，當下應該進行反思和回歸。即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書法家應該思考一下如何守護文化靈魂，回歸藝術本真。

「當下的我們多了急功近利，多了幾許浮誇，溯源求本勢在必然，這就是一種調整和撥亂。」入選本次展覽的李守衛亦指出，我們生在當下，空前繁榮，遇到最好



觀眾在認真觀看書法展。

本次「提名展」展出的李守衛書法作品。賀鵬飛攝

的機遇，但是真的不夠自信，特別是面對前賢留下的經典時，自己的草書一寫完就有想撕的衝動，想法很多但都是沒有一點表現出來。

今年剛好40歲的李守衛謙虛地說草書的豐富性和深

刻一直是自己嚮往的，但是自己在創作時還是不免流於膚淺和單薄，「我想一定要錘煉多年，一定要把想表達的呈現出來，真正能夠心手雙暢，也許那時的我對草書又會有新的理解。」